

# 献给春天的少女

□戴达



情之所钟

## 晨练的少女

晨雾里摇曳的百合  
是袅袅婷婷走来的少女  
脚步轻盈  
踏着百合花似的声音  
太阳是鸟  
从黑夜的窝巢飞出  
满满地都是灿烂的鸟声  
如雨  
落在蓓蕾初绽的百合花蕊里  
窈窕的曲线勾勒出野味的晨曦  
  
春天最初的芬芳

是从少女心中溢出!

灿烂的少女  
投手举足  
搅清晨绯红的朝霞  
揉搓纯洁无邪的魂魄  
繁衍芳馨  
繁衍春

## 弹月琴的少女

你纤细玉指弹奏春夜的月琴  
也奏鸣整整一个春夜

洁白的音符被你一一抚摩  
扶裹你豆蔻年华的气息

到灵魂的原野撒欢  
月光一样芳香的琴声  
从你的手指与手指之间  
潺潺流出、流出  
……

夜空一个月亮  
你偎依着一个月亮  
这满地如霜的月色哟  
从广寒宫泼落?  
还是从你那圆的月琴涌出?

泪水  
湿了月亮……

## 采摘葡萄的少女

葡萄架撑起  
宁馨的早晨  
葡萄的藤藤蔓蔓  
网住瓦蓝的天空  
也把天空的瓦蓝网在水里  
天上,水里,彩色的星星  
流淌芬芳,闪闪烁烁  
那不是星星,是葡萄

少女如春之鹤  
扑打水天  
河,潺潺穿越

少女窈窕的线条  
流往初升的嫩嫩的肥美的太阳  
那大地火红火红的乳房啊  
乳汁的七彩和葡萄的清香  
杳然沉淀波光粼粼的春之河  
水面上竟不曾留下美丽的皱痕  
但却被少女用潮润的目光网住了  
有如花香,被鱼网网出河面

裸着双足来到  
江南婀娜的清晨  
驾一叶扁舟  
采摘葡萄的  
少女  
她被风景网住了

# 走进斯里兰卡

□郑月红

听说我要去斯里兰卡,有人问:“那边有猛虎组织,安全吗?”女儿说:“这种地方我不陪,你就和好友去吧。”这个被马可·波罗誉为最美丽的岛屿,我“人未行,心已远”,还说成“伊斯兰卡”,让开通国际漫游的接线员一头雾水。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是英联邦成员国,是大象众多,却没有狮子的“狮子国”。带着种种好奇,我踏上旅途。

到达科伦坡已是半夜,导游苏木是当地留学生。中巴车行驶在雨后坑凹的红泥路上,窗外涂彩的墙面、路边的佛像和椰树一闪而过。约一小时后车子在一个没有围墙的大堂前停下,穿着纱笼的服务生托着果盘递上鲜榨果汁,我一直紧绷的神经瞬间舒缓了,这是印度洋边的度假村。

去康提古城,进佛牙寺要脱鞋帽,当地人请上新鲜睡莲(该国国花),供在佛台水池里,坐一边默默祈祷。寺院有许多国宝珍藏,佛牙、大象标本等。走出寺外,眼前的康提湖小巧秀美而宁静,有一家三口在湖边吃手抓饭,我想抓拍,又怕犯规。古建筑的凝重和文化的魅力以及当地人的闲适,让看惯国内寺庙香火缭绕和人声嘈杂的我倍感新奇。

大街上一群穿着白色校服的女生在等公交车回家,腼腆、羞涩的眼神和亚热带特有的古铜肤色及上扬的嘴角吸引我,能左右揽着女孩拍照我们争先恐后。酒店里多见男性服务生,原来女子多从事教师、医生、银行等职业。摇头为“好的”,晃脑是“不好”。小孩的头不能摸等等,导游的话提醒着我。

淳朴好客的斯里兰卡,我感受着那份深入到土壤、骨髓里的特质。苏木说2009年前内战时,他上学路上要查身份。现在各派别和平共处,他嫁给猛虎组织的人。还庆幸自己来中

国留学而不是去澳洲,因为中文导游待遇比英文高。

在国家公园我们沉浸在和野生动物遭遇的惊喜中,吉普车小心翼翼行驶在动物王国。和母子大象狭路相逢,虽然大象让了路,但我们还是落荒而逃。参观海龟孤儿院,275岁龟寿、断肢的大龟,还有孵化着龟蛋和小海龟长到两个月后放回大海的人。这些并不富裕的渔民,收养野龟的义举,让人肃然起敬。善待动物,就是善待人类自己。成群的乌鸦自由起落,窜流在大街小巷的野狗温顺如家犬。

看“高跷海钓”,即端坐木架上手持没钓饵的渔竿等鱼上钩。这种低效率的捕鱼法,现多为旅游表演或出租供游客拍照,这样更有利可图。这一古老的民间传统传而不失,成为斯里兰卡一张亮丽的名片,值得称道。

坐上“海上火车”,也是城际列车,百年的红皮车沿着印度洋一路向前。敞开的门窗,没有报站,没有舒适座椅,只有小贩叫卖和车轮碾压铁轨咣当声。当地人喜欢面朝大海坐在台阶上,时值落日,火红的晚霞映照在浩瀚的印度洋上金光灿灿,火车、大海、落日,如此壮丽的画卷怎不醉人。女儿看到我一路发的美图,调侃我是否要留在那边?短短一周行,不仅是感官的饕餮盛宴,更是心灵的洗涤和震撼。

哦,发展中的斯里兰卡,希望若干年后那些原汁原味的差异还在,这颗“印度洋上的明珠”将更加璀璨,我们期待着。



春秋蟠螭纹鼎

腹部饰两道蟠螭纹,中间隔一凸弦纹。此鼎铸造精良,纹饰以蟠螭纹为主体,体现了春秋器物的特点。  
嘉定博物馆馆藏。

# 初雪

□曹旭

一场初雪  
毫无征兆地来了  
我们红着脸惊恐地躲避

那是一封  
没有写完的信  
没有开头也没有具名

冬天结束了  
初雪才迟迟地  
飘在我的期待里

那是一场真爱  
开始听不见声音  
在意已是一片洁白

雪用姐姐的样子  
绘晚春  
补一堂初恋课

落向我的雪  
在唇边  
全部化成吻

我们来不及冰冻三尺  
就让冷快速地  
赤裸在那里

冷是刺痛鼻端的风景  
雪后我们就朝  
故事的结局走去

雪属于北方的原野  
南方的炎热使她  
流泪做回了自己

# 车轱辘世家

□许成章



岁月留影

## 书海墨香

夜幕垂垂地下来时,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。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,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;透过这烟霭,在黯黯的水波里,又逗起缕缕的明漪。在这薄雾和微漪里,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,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?只愁梦太多了,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?  
——朱自清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



车恒亮长我两岁,我喊他亮哥,我与他穿开裆裤时就在一起玩耍,又在同一个塾馆读书,是不折不扣的发小。亮哥聪敏透顶,勤奋好学,30多个同窗中,他是唯一未挨过戒尺的人。先生欣赏,同学爱戴,推他为学长。

一天,他突然磕了三个“退学头”——“父亲年高体弱,我是长子,16岁成丁,该为家庭出力了。”他说,“不瞒先生,我姓车,爱和车轱辘打交道。”先生送他至塾馆门口,长叹一声:“唉!好个秀才苗子……可惜啊!”其实我了解亮哥,他爱读书,放弃读书去与车轱辘打交道,只是一句无可奈何的托词罢了。

退学后,亮哥和他父亲承租一辆黄包车,上、下午两班轮流出车。起初,亮哥不熟悉路名、街名、弄堂名,拉了不少冤枉路,好在年轻力

壮,没耽误进账。日子一长,亮哥的实力显示出来了,他的记性好,路名、街名、弄堂名烂熟于心,加上体力充沛,健步如飞,挣的钱每每超过父亲的一半。亮哥一分一厘不乱花,除了租金和两碗阳春面的开销,挣来的钱全数交给母亲。每天下午,亮哥穿上背有车号的马甲,手里提着小方灯,乐呵呵地哼着淮剧小曲走出家门,弄堂里无论男女老少,一口一声“车轱辘”,与他打招呼,他一一含笑点头回应。

车轱辘,不停地转动,时光随之流逝,不知不觉,亮哥已届青年,一米八个子,国字脸盘,挺帅气,肤色黝黑,体格健壮。此时租来的不是黄包车,而是三轮车。不幸的是此时他父亲患病辞世,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在他一人肩上,亮哥不惜力,天天出车,仍然乐呵呵地挑起重担。

一天清晨,他悄悄对我说,他要结

婚了!对象是修车摊摊主的女儿,手脚勤劳,年龄相当,我听了很为他高兴。喜事定在1948年的中秋,那天,他为自己出车,载着新娘,唱着当年的流行歌曲《三轮车上小姐真美丽》。婚礼极其简单而节约,拜天、拜地、拜高堂,左右邻居相聚一桌,四荤四素一盅酒,举杯庆贺,完事。

婚后不久,上海解放,新中国大典那天,亮嫂为车家生了个男孩,取名国庆。“大跃进”时,我去了外地工作,与亮哥见面的机会少了,偶而回来,总能听到他对我讲些令我高兴的事:上世纪60年代初,上海淘汰了三轮车,他分派到公交公司做售票员,用他的话说,仍然与车轱辘打交道;70年代初,他儿子国庆结婚,邀我回来喝喜酒;80年代国庆已是大众汽车出租公司的驾驶员,而且也有了下一代。90年代亮哥退休,隔两年,我也退休了,

此时适逢棚户区拆迁,两家同时搬入住宅小区,他家住三楼,我家住二楼,仍是近邻;到了新世纪,亮哥的孙儿已大学毕业,应聘入轨道交通车辆维修单位任工程师。

如今,我和亮哥皆入耄耋之年,赋闲在家,几乎天天见面,下下棋,喝喝茶,谈谈心,感慨良多。“车轱辘!”我第一回这样称呼他,“这绰号好哇……”从“两轱辘”黄包车,到“三车轱辘”三轮车,再到“四车轱辘”机动车,你家四代人都与车轱辘打交道,道道地地的“车轱辘”世家,简直可谓代步车辆发展的缩影。”

“何止代步车辆的缩影。”亮哥乐呵呵地说,“人们说,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几辈人与车轱辘打交道,从黄包车夫到工程师,难道不是社会进步的缩影?”

我连连点头称是。